

本地特稿

# 民国时期震惊湖南的攸县征兵舞弊案

罗平

1942年,全面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兵员损失惨重。为了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急需加大兵员征集力

度。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层出不穷,一批国民党官员利用兵员征集之机,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中饱私囊。

这一年,湖南攸县出现了县、乡两级官员相互勾结,敲诈勒索人民的特大征兵舞弊案,震惊了全省乃至国民党中央上层。

## “祸”起红包

1942年12月,负责兵员征集的攸县团管区司令部下达了下半年度攸县征兵任务。为完成任务,县政府会同县国民兵团、国民党攸县党部联合召开年度征兵会议,与会者有各乡(镇)保长、县兵役协会委员、优待委员会委员、常备队队长、预备队队长

及县政府有关官员。会上,团管区司令部派员到会讲解兵役法令,县长谭友谷宣布各乡镇应征任务,并要求各乡镇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倍人员为预备役。会后,为督促任务完成,县政府派出14名人员分赴全县各乡镇督

征。为首者是其国民兵团的三名团副李济寰、李剑锋、文明初,县政府军事科科长周后济。督征员握有应征对象缓征或免征之大权。然而,刚下乡没几日,县政府军事科科员兼夏泉乡督征员谭梅源就遇到一件蹊跷事,夏泉乡乡长

肖白生硬塞给他一个红包,打开一看,竟是14400元法币,并附上一张应征对象免征或缓征名单。谭梅源是一位良心未泯的热血青年,当即严厉训斥了肖白生,随后向茶陵师管区司令部检举了肖白生的贿赂行为。

## 触目惊心

如此明目张胆,乡一级官员则变本加厉,肆无忌惮。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榨取钱财。溁田乡乡长王甲荣于1942年农历八月四日,拘留村民单蔡民,认为其非独子而属应征对象,索款900元;中秋节晚,他率人突然冲到村民袁万生家,将袁万生绑至乡公所,声称其弟是逃兵,勒索1000元;9月以购置1100顶军帽为名,强令全乡164户,每户交款100元;10月,以为本乡制警服15套为由,侵吞公款1970元。11月发国民身份证,以第八保免役壮丁陈腊仔迟交到为由将其捆绑,责令交1000元,经再三哀求,最后出560元了事。

团副李剑锋在枫仙乡督征期间,对顶替壮丁行为不予追究,得贿赂万余元;县政府军事科科长周后济勒索32000元;县政府指导员陈虞韶在大滄乡、明月乡任督征员审核壮丁时,在无证者名单上分别加以圆圈、墨点疑问等符号,壮丁不明其意,惶恐万状,遂各自在保、甲长的引导下,以夫马费名义行贿,希图缓征或免征,于是陈虞韶在短短的几天内受贿39600元;县政府指导员易树滋在嵩山乡收取贿赂13600元;县政府科员贺明月任龙翔乡督征员,他伙同该乡乡长陈持生先后向3人索贿4500元。上行下效,县政府官员收取贿赂

溁田乡保国民小学校长蔡时瑞行为更是令人发指。他充任乡公所督征员,1942年农历十月,先后两次率人将聋哑人蔡伯华、蔡雪文抓至乡公所,要求两人分别交3000元和1000元,否则去当兵。两个残疾人本就贫困潦倒,哪有钱打点。于是,两人一直被蔡时瑞关押,最后在监所死亡。经查,除王甲荣外,夏泉乡乡长肖白生、云蒸乡乡长易茂松、马鞍山乡乡长刘奉先、新江乡乡长刘镇亚、枫仙乡乡长刘希杜、龙翔乡乡长陈持生、嵩山乡乡长吴大中、明月乡乡长龙图献、大滄乡乡长陈茂林、大同乡乡长尹德强均有受贿索贿行为。

## 不了了之

押在茶陵师管区司令部,关押期间畏罪自杀。1943年6月,湖南省军管区司令部、湖南省保安司令部组成会议审判庭,对攸县征兵舞弊案进行宣判。判处溁田乡乡长王甲荣死刑,剥夺公权终身,追缴赃款12870元;判处县政府指导员易树滋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没收赃款50担;判处县政府指导员陈虞韶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追缴赃款39600元;判处溁田乡保国民小学校长蔡时瑞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判处龙翔乡乡长陈持生有期徒刑7年,剥夺公权5年;判处枫仙乡乡公所户籍员陈德芳有期徒刑5年,剥夺公权2年,追缴赃款500元;没收夏泉乡乡长肖白生贿赂款19400元。

这些罪犯受到刑事处罚,实在是罪有应得。但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攸县县长谭友谷,却仅仅是被免

职。1943年11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签发通报,认定谭友谷有违抗命令、纵放犯案人员脱逃且有串通舞弊之责任,决定追究其违反公务员惩戒法之责任。然而奇怪的是,刚刚在攸县被免职的谭友谷,不知打通了什么关节,不久居然又坐在了益阳县县长的宝座上。一桩震惊湖南的兵役舞弊案,竟以大多数罪犯潜逃、主要责任人不被追究的结果而收场。



明太祖朱元璋像

## 朱元璋倡导奏章“减肥”

钱国宏

“平民皇帝”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收到了显著成效,开创了明朝初期的盛世,倡导大臣写“短平快”式的奏章便是其中之一例。在封建社会,臣子给皇帝写奏折时,大都沿用官样文章,套话连篇,使得奏章冗长而无实物。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对这种假大空式的奏折,很是反感。明洪武八年秋至九年初夏(1375—1376),大明境内出现了水灾、洪灾和地震。古人迷信,以为这是“老天示警”,朝廷“失政”。于是,朱元璋颁布诏书:满朝文武大臣和全国官吏,都可以上书进折,指出朝廷在执政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和错误,以便修改政令,求得老天的“原谅”。

奏折翻到最后,念出了奏折的正题:建议朝廷采取5项措施,赈济灾民,度过灾荒。这5项建议不过区区500字,仅占奏折的1/5,前面的4/5全是套话、官话和无关紧要的官样公文。

朱元璋看完奏折后,觉得茹侍郎提出的5条建议中有4条提得很有道理,于是当场宣布:5条建议采纳4条,提得好,赏!奏折写得太多,废话太多,罚!当场将茹太素狠揍了一顿!

第二天早朝,朱元璋颁布诏书:今后官员在写奏折时,必须言简意赅,无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许写些空泛无实的套话!虚话、空话,只能是耗时费力,于事无补。同时,他还命令中书省制定了一个官员上折的统一格式,限定奏章的字数,要求奏折必须写得简明扼要,言之有物,挤掉水分,不讲套话。违者,严惩不贷!

此令一出,全国震动。打这以后,官场的公文写作风气骤改,“短平快”成为明朝初期官样公文写作的主流风气和明显特点。奏折“减肥”,不仅节省了笔墨,也节省了写作和批阅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它倡导了一种求真务实、雷厉风行的官场作风!如今读来,依然有借鉴意义。

至此,案件似乎真相大白。于是,茶陵师管区司令部密令攸县县政府,将涉案人员拘押至师管区司令部听候审判。然而,攸县县长谭友谷却迟迟按兵不动,致使泄密。县军事科科长周后济、国民兵团副文明初、县兵役督征员罗培源、夏泉乡乡长肖白生、云蒸乡乡长易茂松、马鞍山乡乡长刘奉先、新江乡乡长刘镇亚、枫仙乡乡长刘希杜等8人闻讯后畏罪潜逃,国民兵团副李剑锋被关

## 时事聚焦

难治也要治:

# 网络电商广告“极限词”问题调查

当前,各类网络平台上不乏夸大其词促销者。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部分网络平台上违法违规使用“极限词”广告的情况仍多,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也导致不法分子藉“商家广告语违法”进行敲诈勒索一类案件频发,亟需加强监管治理。

不但违规,还会被坑:

记者从山东警方了解到,此前,山东枣庄山亭区桑村镇西罗山村村民洪志鹏不堪网络敲诈骚扰,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求助。原来,他的网店被人举报涉嫌虚假宣传问题,对方称只要4000元钱就能撤销举报“了事”。

办案民警冯文文介绍,马某等人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网店中,搜索包含“最”“永不”“环保”“无毒”等词的广告,然后以广告用词违法为由,向12315平台投诉举报。一旦商家通过投诉单留下的电话号码与马某等人联系后,马某等人就以“如不私下解决,市场监管部门会对商家处以巨额罚款”威胁商家,索要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的财物。不少商家为避免被罚,不得不“花钱买平安”。

“从掌握的案件情况看,绝大多数商家被迫接受马某等人的敲诈,马某等人则在收款后撤诉。”山亭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峰告诉记者,以马某为首的这一团伙的犯罪行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已涉及全国2000余家,涉案金额超过200万元。山亭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田伟告诉记者,此类案件发案势头有所上升与电商广告领域普遍存在滥用“极限词”情况有关。

治理短效、反复发作、无法断根「吹牛」广告成电商「牛皮癣」:

我国《广告法》明文规定,广告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对于违法使用“极限词”广告“吹牛”的,可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网络平台上的广告中“极限词”仍大量存在。有商户以拼音、谐音、异体字方式使用“极限词”。记者发现,禁用词“最”的谐音体、拼音体,如“最低价”“最D价”“Zui低价”被广泛使用。闲鱼上名为“mini的宠物生活”的卖家为打出“全网zui低XX狗粮爽系列”广告;卖家“宸汐优品”称所售洗发水、沐浴露、洗沐套装“全网最低价!”;播主“惠聚同城创始人”为规避平台审查,将“史上zui低价”字样打印在纸上,在视频中展示。

记者还在小红书上看到,某护肤品宣称自身“历史最低价”。当记者询问客服是否是最低价时,客服并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不同时期,价格不同”。

直播带货活动中也存在相关问题。10月13日“巴黎欧莱雅”在官方微博上称,“锁定10月20日李佳琦的直播间,面膜今年最大力度”。不少网友购买了预售为429元的产品。不久“双11”期间,这家品牌的直播间现货却只要257元。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集体投诉量已超20000件。此外,广告中还大量存在“史上”“国家级”“唯一”等禁用词。播主“露露黄”在其多条带货短视频均使用“史上最低价”等说法。闲鱼卖家“原来是lailai啊”称自己出售“国家级野生海参”招揽生意;卖家“宝妈一枚”出售“国家级护眼台灯”;卖家“嘉树悦行”则称所售牙膏为“全球唯一95%水萃取蜂胶牙膏”……

违法“吹牛”广告甚至已成为一种行业惯例。记者发现,不少商家会“未雨绸缪”地在网店醒目位置标注“特别申明”,藉此推卸责任:“本店针对在售产品的广告宣传排查整改如有未调整之处敬请提醒,关于此类问题发生的纠纷支持退货退款,但不作为赔偿的理由”“不接受并不妥协于任何形式的极限词赔付,望广大消费者与‘打假’人士知悉”。

迎难而上搭建多元共治系统难治也要治:

多家网络平台相关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各平台对相关商品宣传时违法违规使用广告“极限词”都持零容忍态度,也均设置了一系列甄别、处置规范及办法,如:平台会持续通过人工管控和技术手段进行交叉识别、在针对相关商家或创作者的管理规范中添加“广告禁用词”类详细的明文规定、为用户开通举报邮箱和电话等直接反馈渠道等,一旦出现违法违规,平台将对商家或创作者处以扣除信用分、收回直播权限、收回电商权限等处罚。

但由于种种原因,治理效果未达预期。田伟表示,从办案实践中看,商家为营利,无论线上线下均有夸大宣传的倾向和习惯。行政执法部门案多人少,想要做到监管压力全力全域覆盖难度很大。同时,部分商家和创作者“绕弯”使用“极限词”,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平台技术监管的效率和精度。在直播带货中,部分主播有意将暖场的短视频做得较为夸张,直播结束后又迅速删除视频以销毁痕迹,这些都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此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赵精武等多名专家向记者表示,当前该领域治理依据存在效力低、漏洞多等问

题,亟待从立法层面查漏补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提醒,平台应特别警惕一些规避治理的“歪招”,动态升级监管科技水平,从源头上杜绝类似的有害广告进入平台。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应主动提升科技监管水平,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效能,铸造监管公信。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孟凡麟提醒,如平台对足以引起消费者误解的产品信息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应当与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倒逼压实责任。山东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伟建议,构建统筹协调的监管机制,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能范围与边界,既防止出现“无人监管区”,也避免职能重叠导致互相推诿。

“以多元共治为理念,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等多种手段加以系统治理,使各方经营者对自身行为在法律体系中的定性、处理程序和后果有清晰的判断,最终实现整体网络营商环境的彻底改善。”山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宜东建议,通过协同管理体系的建立,推动形成监管部门、行业组织、直播平台、从业人员、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环境。

新华社济南11月26日电



漫画:新华社皮慧卿作